

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陽得陰則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

按此段是四時脈而論及。每日皆有陰陽衰旺。可以辨察也。又不盡求之於脈矣。故欲知何時得病。何時得愈。亦以陰陽往來。復姤相尋。諦觀之。可明焉。夜半得病。期以明日日中愈。夜半陽生於子。而病必陽勝而陰負。明日日中陰生。則陰能濟陽而和。可知愈矣。日中陰生於午。而病必陰勝而陽負。夜半陽生。則陽能調陰而和。亦可知愈矣。前條四時旺脈。卽六經各有旺時之義。此又就陰陽出入。皆以七日來復。推明乎病機也。人生不外於陰陽。人病亦不外於陰陽。病愈亦不外於陰陽。然則天地萬物。終始於無終始者。何

非陰陽之
往來也哉。

寸口脈浮爲在表。沉爲在裏。數爲在府。遲爲在臟。假令
脈遲。此爲在臟也。

按前言診脈之要。不越大小浮沉遲數六者。此又明其
各有考驗。除大小之脈。隨在必審外。其浮沉遲數四
者。隨乎人身之內外深淺。而爲辨別也。如寸口者。併
兩手之寸口。而歸一得名也。寸關尺三部。雖三候。而
寸口又爲氣之所聚。易得察識也。於此得脈浮病邪
必在衛表也。於此得脈沉病邪必在榮裏也。此就經
脈分表裏也。於此得脈數病邪必在陽府也。於此得
脈遲病邪必在陰臟也。此就臟腑分表裏也。故脈辨
而證可坐照以知。證明則所祛之邪得當。甚矣。脈之
當辨也。論脈浮在表。沉似在臟腑矣。然寸口之沉。非
關尺之沉。故云裏亦表之裡。而非裡之裡也。表裡之
義無盡。未可執經絡臟腑之一大表裡。而不研究於

極詳焉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寒衛。寒則傷榮。榮衛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

按此因上文寸口診辨諸脈。就寸口脈浮在表一語。申明之。示人推暨其餘。如舉夏以該三時之義。寸口脈浮而兼緊。浮爲太陽中風。兼緊爲太陽兼傷寒。風陽邪。故中衛氣寒陰邪。故傷榮血。所以榮衛俱受病。經絡拘急。骨節之間。覺煩疼也。煩在肢體。言其不安耳。此證言治邪在表。宜驅於外。發汗乃遵成憲也。亦不過籠統言之。示人知辨脈爲要。與前段一勢叙下。故下段稍易前後焉。

跌陽脈浮而瀼。少陰脈如經也。其病在脾。法當下利。何以知之。若脈浮大者。氣實血虛也。今跌陽脈浮而瀼。故

知脾氣不足。胃虛也。以少陰脈弦而浮。纔見此。爲調脈。

故稱如經也。若反滑而數者。故知當屎膿也。

按

辨脈之法。不止於手三部。且有辨於足。鬲骨上之。跌陽動脈者矣。跌陽胃脈也。經爲胃脈。而四肢屬脾。故脈之行也。以胃氣之緩爲主。亦因與脾表裡。脾胃二氣互行得用也。又以候少陰者。傷寒論中。曾明之曰。少陰負。跌陽少陰之脈。必常負於跌陽。土厚則水深。水深則火蓄。火蓄則水溫。水溫則土煖。土煖斯足以化食生氣。却病延年。此一定之理也。故於跌陽候胃及腎。胃者。就經以候腑。腎者。就下以候下也。如跌陽診得浮而濇。其浮不同於手三部之浮矣。寸口脈浮。在經絡之表。跌陽脈浮。則在腑之裡。然在腑。雖爲裡。就脾臟言。則仍表也。是浮皆可作表論。在跌陽。猶然也。涉浮而大。則爲氣實血虛。氣實指胃。血虛指脾。胃爲水穀之海。故主氣。脾統血。故主血也。氣實血虛。何病乎。亡血家也。此大脈乃外實中虛。所謂浮而按之。

得空之芤脈也。若表亦虛，則爲婦人之半產漏下。男子之亾血失精。今氣寔血虛，故但爲亾血而已。此脈文所無，推廣之，以見不同於脈浮而濇之證而已。如脈浮而濇，或者腎臟病乎？但診其腎脈之在手者，弦而浮，弦似寒，而按之不緊，且浮，則非寒而弦也。乃少陰之氣，通於少陽厥陰。寒水上，既風木，水木相生，不可言爲病脈也。然則不得不歸其證於脾矣。蓋跌陽浮者，胃氣也。兼濇者，脾病也。濇爲血不足，血不足，仍是氣不足也。脾陰臟，陰爲體，而用陽。脾之陽氣不足，則濇見，實由胃之陽氣虛而不溫。脾表裡俱虛，土不範水，堤防失禦，下利必矣。因跌陽屬胃，又屬腎，求之少陰脈，調如經，如經卽如常，更求之胃之陽浮，卽得脾之陰濇也。設下利之久，忽浮而濇者，反滑而數焉。知向脈之浮，陽虛外散者，因下利而隨陰下趨，盡歛而陷入陰分，爲挾熱之利，且當便膿血矣。是跌陽之脈雖兼腎而候胃，但候腎亦必少陰常負跌陽方爲調脈。如經故求之腎不得病脈，而見調脈，卽求之胃，可見先浮而濇，繼滑而數，知病在脾，脾不離胃，應於

跌陽脈辨而病邪無所逃焉。此辨脈於精微多方求其至是不惟表裡臟腑大勢可明卽細微曲折無不可明也。辨脈之事洵仁之至義之盡也。諸註將脈滑而數歸於少陰。原文已言腎脈調而如經矣。何忽滑而數且少陰雖開竅二陰却不司尿之軟鞭。有無膿血也。明係自上文浮而濇來。故云反滑而數則下利變爲挾熱利。便膿血。病在脾胃無二義也。如少陰有病在臟雖有數脈未有不沉細者兼下利未有不澁者。今滑而數且根前浮字來。何可名爲少陰乎。愚因以釋滑而數卽浮而濇之反。皆爲脾胃言。不歸責於少陰。此段前後如一也。

跌陽脈浮而緩胃氣如經也。跌陽脈浮而數則傷胃數則動脾。此非本病醫下之所爲也。榮衛內陷其數先微脈反但浮其人必大便鞭氣噫而除。何以言之。本以數

浮動脾。其數先微。故治脾氣。不治大便鞭。氣噫而除。今脈反浮。其數改微。邪氣獨留。心中則饑。邪熱不殺穀。潮熱發渴。數脈當遲緩。脈因前後度數如法。病者則饑。數脈不時。則生惡瘡也。

按此段再就趺陽。明其為胃脈。表裡乎脾。病必連及。可於辨脈識之。如趺陽脈遲而緩。此遲字渾于緩內。非三至之遲。故曰胃氣如經。為調和之常脈也。如浮而兼數。則不如經矣。浮則正陽外散。而中氣必虛。故曰胃傷。數則邪熱入裡。而中陰必耗。故曰脾動。夫脾原主乎動。而無取於病。邪觸犯之使動也。然此非屬本病。乃醫誤下之耳。庸人粗工。必因數以為內熱。而妄下。不知脈浮則雖兼數。亦未可下也。何也。浮固在表。無下理也。數雖屬府。然數而滑大。方為實熱。可下。數而微小。尚為虛熱。亦未可下也。今浮數非沉數。何可

輕下之。浮爲在表之邪。榮衛所受者。反內陷於腑臟矣。虛熱浮游。經下而數。不能持久。故先罷。脈反但見虛浮。則榮衛之邪內陷。變熱在裡。必逼胃陽出表。爲陽明之大汗。身熱。胃中津液。煎熬損耗。是以脈浮。而證患大便鞭。脈浮則氣浮。氣浮則上逆。噫而上除。必更噫也。皆妄下之傷陰。而陰虧則陽擾矣。何以言其義乎。先言數則動脾。蓋脾之用雖動。體本至靜。若脾爲邪觸動。則陰虛必生內熱。熱耗腸胃津液。少大便鞭。氣不得通順。必上逆喜噫。何非脾氣之不治乎。不治卽不調和也。前段因脾不足。而知胃弱。此段因脾不治。而亂胃氣。可知表裡相關之義矣。所以浮數改爲但浮。而數已漸微。先罷。正氣固日不足。邪氣亦日衰散。故數去。浮存。仍可治表。驅邪而返乎遲緩之正脈也。如正衰於中。而邪自存於內。邪氣不隨正氣消滅。可謂之獨留矣。於是心中則饑。而口不能食。食亦不能用飽。邪熱只能耗津。却不能殺穀也。津耗則陰虛而熱必潮。渴必發。於是汗隨大出。邪可隨汗外散。亦不幸中之幸矣。悞下而正衰邪盛。正復而正盛邪

衰亦正邪爭勝之理也。是以其跌陽脈復當遲緩。卽諸脈在手者亦必六診同等。而前後度數如法矣。審其證而病者饑饉自能食矣。辨脈於此可知病邪悞治而加病。正氣自復而自愈。皆不可不精研而更推廣之也。然或有其素日熱邪內勝。悞下之後。雖暫改微而病愈。然恐不時又起。亦不可因病愈而忽之也。熱內存於臟腑。或外客於衛榮。皆可生惡瘡爲患也。是邪熱不但能爲疾病。且能爲瘡瘍。惡瘡不但因榮衛生於肌肉骨節。且可生於臟腑。豈不重可畏惡哉。此亦可因辨脈得悉。而當思患預防也。原文頗以轉變見義。諸註多以順講行文。恐未能盡合委曲婉轉。循循善誘之旨也。愚敢立異乎。期盡原文所言之遷變無常。歸於一而已。

師曰。病人脈微而濇者。爲醫所病也。大發其汗。又數大下之。其人亡血。病當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夏月盛

暑欲着復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微則惡熱。此醫發其汗。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五月之時。陽氣在表。胃中虛冷。以陽氣內微。不能勝冷。故欲着復衣。十一月之時。陽氣在裡。胃中煩熱。以陰氣內。不能勝熱。故欲裸其身。又陰脈遲澹。所以血亡也。

按此段就脈之微而澹。知爲醫所病。而致氣血多虛之證也。大汗則傷陽氣。大下則致陰虛。獨言其亡血者。血有形。氣無形。血之亡可見。氣之亡誰識乎。故言亡血。而下卽云。病當惡寒。後發熱。若獨亡血。不過陰虛。生內熱。發熱而已。何以復陽虛。生外寒。而先惡寒。後發熱。耶。但外感之邪。亦有先寒後熱。何以知其陰陽。

兩虛。此又就證之寒熱無休止時而可知矣。夏月盛暑反欲著重複之衣。冬月盛寒反欲裸其身。所以知其因陽微。故盛暑惡寒而後發熱也。此醫發其汗病其陽。令其微也。大下之病其陰。令其弱也。就原文言義。不過示人知悞汗下之禁。其實悞汗何常不病陰。悞下何常不病陽。汗卽血也。多出焉得不病陰。所下之津液。氣之化也。大下焉得不病陽耶。此可以推廣悞汗下。陰陽交病之理也。兼以天時言之。五月盛暑而陽氣在上。微陰生下。故人身陽氣在表。而伏陰已生於裡。中陽素微。則胃中必虛冷。可知陽氣因病內微。不能勝陰氣之冷。故欲着複衣而惡寒也。十一月盛寒而陰氣在上。微陽生下。故人身陰氣在表。而潛陽已生於裡。中陰素弱。則胃中必煩熱。可知陰氣因病內弱。不能勝陽之熱。故欲裸身而發熱也。此亦就原文言義。示人陰陽來復之道。其實陽微則當陰生已病。純陰之時更篤可知。陰弱當陽生已病。純陽之時更篤亦可知。再陽微至十一月。陽生可漸復。陰弱至五月。陰生亦可漸復。亦俱可推廣陰陽來復而知。

病之加損矣。於是可以再申言之。脈之微者。寸口浮取之也。脈之濇者。尺部沉取之也。微濇皆陰脈。而候之於寸尺。浮沉則分陰陽矣。故浮而濇。陰陽俱病也。言亡血者。其陰脈濇之中。又兼遲也。遲而濇。沉取於尺部而得之。可以審言血亡。但既兼遲。氣不足。運脈不如經。過於緩而得遲。血亡由於氣衰。悞為汗下。可以一證而兼得之。奈何業醫而不辨脈。輕以人命為嘗試。屢致無病為有。輕病為重耶。

脈浮而大。心下反鞭。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腑者。不令溲數。溲數則大便鞭。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脈遲尚未可攻。

按此段亦就脈辨病。屬臟屬腑。分在裡之表裡。以求病邪。病邪既得。猶必辨脈。以為施治焉。蓋始終辨脈。必詳必慎也。脈浮而大。寸口得之。知病在表。然心下鞭邪已入裡。且內存熱。必煩必渴。此屬臟也。何臟乎。肺

臟也。心臟也。此在胸則結胸。雖不入肺而碍於肺。在心則痞。雖不入心而迫於心。故曰屬臟。審於脈浮大在表。原應令汗出病解。至於變熱內結。則攻不待言矣。攻法不可盡言。盡言則非辨脈。又是辨證辨治矣。此因浮大之脈既悉。又審之於證。辨證無非辨脈耳。其屬腑者一段。亦根浮大之脈來。浮大本宜汗。既邪已變熱入裡。幸不成結胸痞諸近臟之證。惟轉入陽明之府。則不可因內熱而利小便。以爲清理也。小便利則大便鞭。津液從清道洩。無以滋潤腸胃。大便所以難也。是仍宜發其汗。使邪從陽明轉太陽而去。體明矣。論熱入胃府。似宜攻下。但脈見浮大。仍從表治。在。傷寒論中。太陽陽明。屢屢言之。以胃尚未成實。切禁下也。故必令汗出徹。則邪熱入裡者。還從表解。如汗出不徹。邪不透表。日久在胃。消耗正津。大便鞭者。且漸難。必至成實。有無所復傳之危症矣。此時方言下。已稍遲。况下之時。猶必辨脈。若脈帶遲。胃氣虛冷。亦未可下。邪日實而正日虛。何以施治乎。所以當初入胃腑。邪猶在表。一汗而熱愈。爲不易之法也。此亦

傷寒論卷之六
就辨脈而申論之證。大槩示人讀此而可知辨脈爲
先務也。註家苟簡則不明。蔓引則失旨。惟就原文順
叙梗槩。可推廣者一爲推廣。此註辨脈。又不同於注
傷寒論及雜病論也。

脈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下。體形不仁。乍
靜乍亂。此爲命絕也。又未知何臟先受其災。若汗出髮
潤。喘不休者。此爲肺先絕也。陽反獨留。形體如煙薰。直
視搖頭者。此心絕也。唇吻反青。四肢縶習者。此爲肝絕
也。環口黧黑。柔汗發黃者。此爲脾絕也。溲便遺失。狂言。
目反直視者。此爲腎絕也。又未知何臟陰陽前絕。若陽
氣前絕。陰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陰氣前絕。陽氣

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溫。心下熱也。

按此段似辨證。然由辨脈而知其浮而洪。此必三部皆浮而無根。洪乃大而散也。陽將外脫。上越。陰不能維持於中。以致離卸其交紐一也。再或陰寒內盛。自下逼上。孤陽外亾。獨陰無陽。亦成離判二也。此皆辨脈可知其大命之將傾也。下復就證辨其五臟何臟受災。為先絕之臟。又辨陰陽先後盡竭。皆至精細之論也。如此辨之。豈徒逞聰察乎。欲人知其生死關重。而早為察識。預行匡救也。原文甚明。不必逐字句註之。繁習成註。謂振動搖擗。手足時引縮也。柔汗冷汗也。

寸口脈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為大逆。浮則無血。大則為寒。寒氣相搏。則為腸鳴。醫反不知。而反飲冷水。令大汗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也。其人即餒。

按此段辨脈亦就寸口浮大立論脈亦多端一寸口浮大辨之不已則可知左右三部九候應辨者實繁也卽就寸口浮大一脈可推暨於無窮而非謂祇此是究也如寸口脈浮自是邪在表不治表而下之自犯大逆也且凡言浮則必過於浮而不得中道凡言大必過於大而不能如經故見浮脈於寸口可知氣勝而血亾陰不能維陽使靜故祇見浮而且大可知所謂氣勝者亦非正氣乃挾外感風寒之邪參雜而成大脈是外感風寒之邪與正氣相搏而成病者也中表固爲寒與正氣相搏卽直中於裡因腸胃素有虛風風亦氣也亦與時感之寒相搏遂成腸鳴之症卽不下之且將下利可下之手旣不可下必以爲可汗然發汗須如法如因診得浮大謂爲實熱在內飲以冷水令大出汗不知冷水祇可消實熱焉能治寒氣如果浮大爲實熱冷水發汗亦白虎湯發汗之義但此浮大乃寒與氣相搏已見腸鳴爲脈作證據矣再飲以冷水水得寒氣又必相搏搏於胸胃陽滯陰凝其人飲食入而必飢以寒邪格於陽部拒而不入

故成阻隔也。此段再言相搏。則以醫冷水飲之。使水邪與內存之寒氣相搏於胸胃也。餽。卽噎也。多成於飲冷。或成於飲甚熱之蒸酒。無非寒熱與虛氣相搏而成也。可於此段證之。而知禁焉。至於冷水發汗。今未見有。余循原文註之。比義於白虎。未能自信。諸註於此等。槩置之。不論。更思得高明。進而教之。

跌陽脈浮。浮則爲虛。浮虛相搏。故令氣餽。言胃氣虛竭也。脈滑則爲噦。此爲醫咎。責虛取實。守空迫血。脈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按此條辨脈。仍承上段申言氣逆之餽。再審之於跌陽胃之端。主見浮不必兼大。卽知爲虛也。以跌陽見浮。卽是虛而無實。下體之診。浮卽爲虛。不同寸口也。何云相搏。則胃氣虛而有寒可知。虛寒之胃氣。自相搏也。是以氣必上逆而爲餽。不必定成噎證。凡胃虛寒。胸膈必反有浮游之熱。逆而上衝。重可以噎。飲食輕。

亦可以逆膈氣也。知此則知胃氣已虛。不治則將竭矣。如浮而帶滑。滑近於數。知邪熱上衝爲嘔爲噦。又視其人有無痰飲食積矣。至於空噦而無物可吐。則胃虛氣逆更甚於嘔矣。此俱令醫家任咎也。何也。以其或悞汗或悞下。或悞飲以冷水也。胃本虛而以爲實。是有違於虛者責虛。而反責虛以取實。其爲大逆。如前段所云也。於是胃氣內空。則陽不足而越於外。陰之守內者。亦不能自固於中矣。陰既內虛。又生邪熱。熱入陰中。迫血妄行。俾血爲陰類。親下而流者。可使過額。可使在山。隨邪熱而害空竅。是處可出。驗之於諸空竅。若鼻先覺燥。必從鼻而出也。血亾而陰之守更亂。如戰敗而城愈不可守也。是跌陽得一浮脈。可知胃氣之虛竭。兼一滑脈。可知邪熱之妄行。苟辨之詳明。自無悞治。柰何醫之甘於任咎。而秦越視人之死亾乎。此段言胃虛。大約虛寒則噎。食虛熱則吐。血於浮脈兼大兼滑而辨之。大卽芤也。滑卽數也。可體原文。上段言芤。言革言數而明之。

諸脈浮數。當發熱。而灑淅惡寒。若有痛處。飲食如常者。畜積有膿也。脈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六七日當汗出而解。反發熱者。差遲。遲則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

按此段又就數浮脈辨論。該以諸脈。則兩寸可候。六部皆可候也。然必以寸口為氣之聚。脈之歸焉。浮而兼數。知為邪在表。必發熱兼惡寒。以其傷於寒也。傷寒必身痛骨痛。骨節煩痛。今不見如此。而若別有痛處。却不甚痛。按之方痛。則非表感風寒之證矣。徵之於飲食。傷寒必不能食。而其人飲食如常。因知其必有瘡瘍。非在外肌肉。必在內臟腑。所以作寒熱者。瘡亦寒熱而成。既成則阻滯榮衛。所以亦作寒熱。特不同於表證之發熱而惡寒也。以其瘡已成形。而膿畜於內。將潰耳。此浮數之脈。辨之可知證也。如脈兼遲又

非數矣。宜別有辨審之於證也。熱色赤。陽浮虛因也。身體戰慄者。衛弱自振也。六七日之久。汗方出而得解。已為陽餒不足。逐邪透表矣。又不能出。致仍發熱。差者減退也。病差甚遲。合脈與證。知似無陽矣。非無陽。陰獨之無陽。乃微弱不足以名陽。如周轍東而王綱墜。不足以為陽也。是以陽不充。冷不行。而汗不應也。然猶能作痒。陽氣憤鬱。與表之風寒相搏。欲透不透。汗未出而痒生。亦可汗之機也。此又就脈浮而遲。辨之可知證也。一浮同也。而為數為遲。可辨邪氣之所畜。有內外。陽氣之居中。有盈乏矣。故脈不容不辨也。

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裡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也。陽中於

邪必發熱。頭痛項強。頸攣。腰痛。脛酸。所謂陽中霧露之氣。故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陰氣爲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氣虛微。裡氣微急。三焦相溷。內外不通。上焦拂鬱。臟氣相熏。口爛食斷也。中焦不治。胃氣上衝。脾氣不轉。胃氣爲濁。榮衛不通。血凝不流。若衛氣前通者。小便赤黃。與相搏。因熱作使。游於經絡。出入臟腑。腑熱氣所過。則爲癰膿。若陰氣前通者。陽氣厥微。陰無所使。客氣出入。噓而出之。聲嗑咽塞。寒厥相逐。爲熱所擁。血凝自下。狀如豬肝。陰陽俱厥。脾氣孤弱。五液在下。下焦不闔。

清便下重。令便數難。臍築湫痛。命將難全。

按此段辨脈。祇有陰陽俱緊一語。餘俱論證。似辨證非證脈矣。抑知此一語迥異於他診乎。何也。寸口脈陰陽俱緊。浮中沉取之俱緊。乃三焦陰寒涸涸之象。焉得不將表裡上下。槩明其證。所以爲脈之驗也。因以脈緊之法申言之。浮之緊。法當清邪中於上焦也。沉之緊。當濁邪中於下焦也。邪何有清濁。本天者清邪親上。本地者濁邪親下。故各中人之上下焦焉。清邪名曰潔。不雜乎水土之氣也。濁邪名曰渾。兼水土而言之也。然則清潔之邪。卽原文自明霧露之氣。濁渾之邪。固經所謂寒濕之氣耳。此由陰陽緊脈。而知其上下。分中霧露寒濕之邪也。夫上焦受邪。白表入。而下焦受邪。則直中乎裡。至於直中寒濕之邪於下焦。邪入必內慄。何也。以表陽微。而裡陽亦素虛也。表陽既虛。平日多致汗出。易招邪入。惟其多汗。知裡氣不能固守。常有宣洩。裡陽既爾外越。內反空虛。所以霧露易犯於上。表而寒濕易襲於下。裡矣。試爲明其中。

表之證。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腰痛。脛酸。此陽表中
霧露之邪氣。所謂清邪中上也。不言焦者。原從表入
也。且自中於上下。霧露水土之邪。不同於風寒。故不
曰陽邪陰邪。而爲清邪濁邪也。再明其中裡之證。濁
邪中下。水土寒濕之氣。足以令人外惡寒而中怯濕。
中表不惡風惡寒。但曰慄。中氣虛怯。表惡寒濕之情
狀。可想見矣。是以有足膝逆冷之證。更見寒濕中下。
濕邪中人。必重於下也。便溺妄出。非泄非淋。自有不
如常人便溺之故。細察可知。此表中上裡中下。必分
言其證方明也。此何因乎。亦不過如前言。表之陽氣
虛微。裡之陽氣微急。故易致外邪相侵侮耳。表陽虛
微。霧露之寒濕。自上之中。裡氣微急。水土之寒濕。自
下中之裡。氣微急者。裡陽素微。少陰陽明俱冷。故中
氣急急者。寒使失和也。平日中裡微寒。而臨時又中
寒濕。豈不陰陽俱繫乎。於是三焦寒濕之氣。相溷爲
一。濕邪兼寒。凝滯充塞。亦如重霧迷空。濕氣遍野。內
外不通。則便溺不經。於是濕甚在上。必變爲熱。先見
於上焦。上焦拂鬱。熱生胸膈。心火必炎。因成煩熱。熏

蒸肺臟。雖係濕熱。如心尅肺。故曰臟氣相熏。因而邪
害空竅。口爛食斷也。此寒濕之邪。上下受之。溷於三
焦。變熱先衝上焦之故也。然中焦先為寒濕所溷。既
已變熱。必留根於中焦。中焦失其氣化之令。故曰不
治。胃氣得邪熱而上衝。將為嘔吐諸證。脾氣得濕熱
而不運。將為脹滿等證。於是胃中水穀不清。濁氣中
存。衛榮之間。因脾氣不運。亦將為濕熱滯泥。行不通
暢。榮血且粘黏於經襪之間。不流矣。於是四肢浮腫。
身黃體重。水氣黃疸諸症將作矣。如久而衛氣為濕
熱所溷。不能暢行。或前得通。必從小便而出。輕者赤。
重則黃。此黃病之小便黃也。蓋因正氣與濕熱相搏
溷。為熱使作。既不能透表而散。不得不由前陰而出。
如果成發黃。得從醫治。除濕清熱。猶可為也。不然。則
邪熱無可發洩。必周遊於遍身經絡。且出入於臟腑
之中。濕熱畜久。遂為熱毒。毒氣所過。即為癰。為膿。着
於臟腑經絡。皆可成癰。着於肝下胃中。膈間血海。皆
可成膿。濕熱之毒至此。可畏惡已甚矣。此陽氣雖云
前通。究未嘗通之致證也。如陽氣究不能通。陰氣前

通焉。則又異是陰陽之前通者。前字作先字看。如前
段言。陰前絕。陽後竭。陽前絕。陰後竭。之前後。非以小便
便爲前。大便爲後也。陰氣前通。陽氣更陷而漸微。於
是厥逆之證見。而陽微熱亦微。將致厥多熱少。漸致
有厥無熱矣。獨陰無陽。孤陰亦無能自運。何能卒通。
遂成一陰寒溷沍之身。其中關塞堅凝。與天地之氣
竟不相通矣。然鼻竅尚開。必受外氣。客氣雖入。不通
三焦。入鼻卽嚏。而出一息浮游無根。僅在胸上鼻間。
何能久生乎。於是聲亦漸喑。不響亮也。咽亦漸塞。不
順利也。內寒外厥。上中二焦。祇此陰寒之邪。與未盡
之正氣相逐。不容不正盡而命絕也。其變熱之邪。此
時下陷之陽。深入下焦。驅擁乎素爲寒濕所凝之血。
隨之自下。狀如豬肝。蓋久淤之血也。何以致之。寒之
所結。濕之所釀也。血隨邪熱自下。而正陽愈衰於內。
無論寒厥熱厥。厥熱相尋者。至此俱成有厥不還之
厥矣。故曰陰陽俱厥。尚何脾氣足以維持堤防乎。脾
臟之土氣孤弱。而五臟之津液下頽。注下如雨露之
不可止。如流水之不可遏。下焦如竇者。且爲漏卮。開

而不闔矣。膿血既盡。清便水谷。久之水穀亦無。下重便難。氣將下脫。惟存邪熱之未盡者。結於命根之臍。蓋尚有本生元氣。一綫未斷。故與邪相搏於生命之處。堅硬如築。而湫然作痛。築湫卽堅深二字之義耳。至此陽氣全消。三焦陽腑。塞滿陰邪。陽盡則死。命其將難全乎。本因內陽原微。外陽斯疎。腎陽素衰。三焦不溫。故上中霧露。下中寒濕。霧露水土之寒濕。交中於上下。三焦之陽。又不足消化。且與相溷。因變爲熱。留於臟腑。遊於經絡。化成癰膿。上衝下洩。小便壅閉。不能消。大便挾熱利不止。初猶氣未盡而濕熱盛行。繼則正氣衰而濕邪亦微。寒濕變爲濕熱者。邪熱又變爲陰寒。雖成上厥下竭之死證。一線本生之氣未斷。猶與邪爭。臍間作痛。哀哉。無怪乎世人一息尚存。爭競名利。不肯放下也。此段外感內傷。俱爲寒濕。故得陰陽俱緊之脈。諸註順文釋意。殊欠詳明。愚嘗就寒濕釋之。正見非此則脈不陰陽俱緊。且不致三焦一時俱溷爲一邪。不分經絡。不論臟腑。橫行豎撞。上冲下決。如此之始。而瀰漫。繼而奔突也。特爲明其初

寒濕變濕熱。繼邪熱變陰寒。與此段自首至尾。叙證似頗相合焉。

脈陰陽俱緊者。口中氣出。唇口乾燥。踈臥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來。其人微發熱。手足溫者。欲解。到八日以上。反大發熱者。此為難治。設使惡寒者。必欲嘔也。腹之內痛者。必欲利也。

按此段就上段寒濕中人。上下成病。申明之也。脈陰陽俱緊。其證候次第。病情轉變。大命生死。俱明言之。猶必再申論者。論其初病之形狀也。脈既陰陽俱緊。觀上段可知為霧露水上。寒濕之邪。中於上下。溷於三焦矣。但驗之其鼻必塞。何也。濕氣充塞。則正氣不通之一也。內經所云。苛軫鼻也。於是口中出氣。而唇口乾燥。鼻雖氣塞。不盡全無。故煦為清涕也。再驗其舌必有滑胎。不言紅白。濕即生滑胎。寒未變熱。紅白難

預言也。戒以不可妄治。恐悞以爲太陽中風寒。大發汗。或見舌胎。疑爲傳經裡熱。而悞下也。若到六七日。寒濕之邪。必變爲熱。且七日陰陽一番往復。於此可辨其證。設微發熱而手足溫。則正陽尚未全衰。診之或緊脈稍退。則爲欲解。可以除裡濕爲主。散表邪爲副。是因其欲愈。治之可全愈也。如至七日。未見其證遷變。八日以上。忽發大熱。則寒濕之邪。已變成熱。汗之不可。下之不可。此證必須大明其中陽虛。外邪盛。初濕寒。變濕熱。得其治法。尚不易治。况不能深明其法。治之不亦難乎。邪既變熱。不上冲爲嘔吐。必下走爲下利。腹內痛者。濕熱雜錯。欲作挾熱利。設下利不止。漸如上段危證。更不可治矣。

脈陰陽俱緊。至於吐利。其脈獨不解。緊去人安。此爲欲解。若脈遲至六七日。不欲食。此爲晚發水停故也。爲未解。食自可者。爲欲解。

按此段又根上二段來言脈陰陽俱緊初盛之證既叙明而其變遷更可申言之前段言邪上衝欲嘔吐邪下注欲作利今既吐既利矣而脈之陰陽俱緊獨不退減所以吐利仍不遽止也必也診之脈緊漸去吐利方可息而人方能病愈得安也則脈之宜辨證正所以證脈耳若脈之緊者不見去六七日之久應寒濕變熱而脈見緊數矣乃不數而反遲此豈寒濕之邪不盡變熱乎非也當問其人能食否如不能食則非濕邪歷久不變熱也此熱特因脈見遲故發晚耳以其人素停水飲與寒濕之邪相溷故不能變熱易直也水飲停畜雖亦濕邪而有形之水邪不可即謂同於無形之濕邪水停雖為害於平日却能使濕邪不即變熱必久需時日與水邪亦相溷為一。二邪斯皆變熱故其發較晚也發遲則害大反不如發速害小邪之相連害正與敵國外患同一理也何以知有水停以不能食得知也且以脈遲知之也遲則為寒遲見於緊中外濕內水兩相為患可於此決發熱之早晚為害之輕重也如忽能食身亦少可自適此必

水邪漸消。而濕邪亦必喪朋矣。再診之。緊亦漸去。遲中更得緩象。此可其知病爲欲解耳。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必欲解也。若脈和其人。大煩。目重。臉內際黃者。此爲欲解也。

按此段亦根前二段來。辨脈寸口陰陽俱緊。遂成上三段所叙之證。及可愈可治與否之理。再申言之。如前病至六七日。手足三部皆至。所謂緊退也。手足三部者。六經表裡俱在內矣。可見首段脈寸口陰陽俱緊。不止兩寸。口浮取沉取。將左右手三部俱取。而得緊也。故此段云三部皆至。不然前祇言寸口。何忽後言手足三部乎。六部皆至。可以解矣。然證則大煩。口噤不能言。燥擾不寧者。何也。此欲汗出也。故明其欲解。正陽在內。七日來復。驅邪透表。煩燥躁擾。與振慄身戰。而汗出邪去。同一理也。再者如其人診之。脈和。不

但緊去。且六脈同等矣。其病更難當愈。但不見有煩躁之證。且面目黃色發顯。何也。此欲作黃病也。黃病雖未可謂解。而黃病利水清熱。可以治之得愈也。脈既緊去得中。則中陽尚足。中氣未虧。汗其表以除上紀之邪。利其小便以除下紀之邪。自不至有因循而至危險死亾之病矣。故亦曰。此為欲解也。發為黃病。諸註不肯明言。愚直書之。正苦摸稜不慣耳。自寸口脈陰陽俱緊。至此。皆濕邪中人。自上自下。初為寒濕。變為濕熱。因循更變。為輕為重。至幻至深。非易測識。必隨時辨脈。隨脈驗症。方可施治。期以時日。叮嚀謹慎。可謂至矣乎。愚謂應與雜病濕病診治。相參看也。末段大煩目重。諸註未釋。豈黃色在目獨重乎。又疑重字。或瞳字之譌。

脈浮而數。浮為風。數為虛。風為熱。數為寒。風寒相搏。則灑淅惡寒也。脈浮而滑。浮為陽。滑為實。陽實相搏。其脈

數疾。衛氣失度。浮滑之脈。數卽發熱汗出者。此爲不治。

按此一段辨脈之浮數。明輕重之症不同也。風邪外感之浮數。其病在表。易治。其浮者。衛受風。而數者。榮血虛。風陽邪。故中人則發熱。易直。榮陰血。爲衛風所勝。故虛怯而生寒。是風邪在衛。因不與榮和。亦名爲相搏。故灑淅惡寒也。此浮數之脈。因受邪在表。可汗出自愈。治之原易焉。再有浮數同。而浮大數急。則浮而滑矣。病非外感表。而爲內傷裡者矣。滑非外風。乃內陽外越也。滑非血虛。乃內陰結實也。陽微則外越。陰盛則內實。微陽與實陰相搏。居中之陽氣。不勝於陰實。而外走。衛外之陽氣。遂失其流行之常度。極虛而大。按之必空。極數而疾。一息七八至。於是陽盡向外。陰獨於內。發大熱。汗出如油。此陽已脫。而命難全。不治之證也。故浮脈見。必辨其有無根。低診兼數。須辨其衛氣。是否失度。雖數必帶緩意。不可遂至數疾。因知其症之外感內傷。可治與否矣。蓋浮脈爲諸脈之首。故辨脈辨浮獨詳。令人因此。可推諸脈。且於寸口。

下手便見。慎於初下手者。示以徹始終也。

傷寒。欬逆。上氣。其脈散者。死。其形損故也。

按此段結辨脈之終。以傷寒欬逆上氣之證。辨脈可知。其死。脈可不細辨乎。傷寒之欬。肺受風寒。外鬱於表。熱生於裡。熏肺作欬。輕證也。至於欬而逆。必兼嘔吐。亦不為甚重。又加上氣。則喘急矣。諦其息。審其在胸在臍。如息高在臍。其脈必浮數。即大而空。亦尚未必即死。若息高在胸。診其脈已根絕。下微而上浮。是散脈也。何也。氣將絕。則脈將散也。是必傷寒。悞治。大吐。大汗。大下。傷其中氣。孤陽飛衝。上作欬逆。逆極而氣不能返降。陰起於下。隨陽漸高。虛陽飛舉。寸寸逼之。陽從上脫而死。又與陽從表越而脫。證異而理同也。故原文自明之曰。其形損故也。傷寒悞吐下發熱。非損其形者乎。損不止於形之氣血。氣血盡而神亦傷矣。形損神傷。所以死也。成注謂此段為心火形肺金。是就五行生尅言病。多涉泛而不切。余根上段陽

脫於外釋此爲陽脫於上蓋因火形肺金之說不與原文末句相合也亦不與上段相合也。

辨脈一篇的是醫聖原文其辭簡括其義深長與傷寒雜病論心思筆致皆足令人紬繹不盡推暨無方焉前注傷寒雜病未及此今注之令人知辨脈爲論證之先務所以叔和叙次爲第一不可謂以傳僭經也既非叔和所能擬議原爲醫聖高文巨典不妨置之諸論之首以重診視之事矣至於平脈分篇是否醫聖本意或叔和效虞書中分二典之智乎但忽首爲韵語似反覺膚廓淺近不類一手豈少陵不能作散文而醫聖不能作韵語耶真贗已無可考孰得而屏之屏之反爲僭矣故愚推方氏改序平脈篇於辨脈篇上之意置此段不注而列於兩篇之首然後叙辨脈平脈既不顛倒古經而於義理無所悖謬如諸家次序三百九十七法各爲前後此例亦未可責自愚首創也謹明其意於辨脈之後平脈之前以質之同學

平脈法

前有韻語一段自問曰脈有三部起至傳與賢人止計二百六十八字似論脈冒語移叙於辨脈法前以冒辨脈平脈較方氏盡將平脈法改置於辨脈法上未為割裂而韻語與散文體裁亦得別矣况此一段自成首尾置之平脈法首夾於前後二篇之中非承非乘何所取義移之作冒無論是否出於醫聖皆可作楔子矣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自師曰呼吸者脈之頭也叙注之儘可以作起句前段似今人應試策論前半篇含弘博大包羅萬象無題不可用至後半篇方點破題面切實發明也

師曰呼吸者脈之頭也初持脈來疾去遲此出疾入遲名曰內虛外實也初持脈來遲去疾此出遲入疾名曰內實外虛也

按起首一段明凡人之脈生於呼吸一呼一吸謂之一
 息脈行六寸平人之脈一息四至來去之際又聞一
 至四五至之間為緩為平三至為遲六至已上為數
 矣故論脈有所自始此則脈之頭也脈頭始於呼吸
 以人之元氣為脈之本源自母胎中即藉母之息與
 天地之氣相通有生以後自以息氣與天地之氣相
 通蓋人之後天生氣本於先天而為脈之頭耳試論
 之平人之脈亦可驗內外虛實何也人生以後陰陽
 毫厘不偏不倚萬不得一必有過不及則分虛實特
 平人與病人過不及輕重不同而已如初持脈脈來
 疾去遲者此出之易而疾去之難而遲名之曰內虛
 外實內者裡也外者表也內虛故出之易疾表實故
 去之遲重也如初持脈反是而出遲去疾則表裡虛
 實皆與此相反此於平人診視亦可得其表裡虛實
 而推之左右陰陽推之三部九候無非從表裡虛實
 中為察審之始矣是雖論平章人脈何嘗非辨脈乎
 故二篇愚以為為似真書中
 有堯典可以不分舜典也

問曰。上工望而知之。中工問而知之。下脈而知之。願聞其說。師曰。病家人請云。病人若發熱。身體疼。病人自臥。師到診其脈。沉而遲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表有病者。脈當浮太。今脈反沉遲。故知愈也。

按此段因脈辨病。發熱身體疼。自是表感風寒之證。師至。望其人。自臥不畏惡風寒。不令人撫按。身體既不發熱。又不蹇足。不似感太陽。亦不似中少陰。診之得沉而不浮。遲而不數之脈。故知其昔疾而今愈矣。如論沉遲不發熱。似直中少陰之證。但此所謂沉遲。是就初持脈寸口浮取而言。不浮故曰沉。不數故曰遲。非按之而得沉遲。故以為病愈也。此等大有關係。不容不申明之。

假令病人云。腹內卒痛。病人自坐。師到脈之。浮而大者。

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若更有病者。脈當沉而細。今脈浮大。故知愈也。

按此段亦是因脈而知證。腹痛在裡。自應沉。痛皆結聚。自應細。外證腹痛。自應臥。亦不寧。何得安坐。故就證之情狀。脈之消息。而可知其已差也。差者漸次減退之義。雖未全愈。亦必差減矣。此脈浮大。亦祇就反乎沉細言。非過於浮大。將另有他病也。至云更有病者。更卽仍字之義。非更別有病也。

師曰。病家人來請云。病人發熱煩極。明日師到。病人向壁臥。此熱已去也。設令脈不和。處言已愈。設令向壁臥。聞師到不驚起。而盼視。若三言三止。脈之嚙唾者。此詐病也。設令脈自和。言此病大重。當須服吐下藥。鍼灸之。

數十處乃愈。

按此段就病人情狀察識其證之真偽而必以脈爲定見也。發熱可以揣摩卽知身涼向壁臥則向陰得靜可知不復煩也。再診之設令疑辭縱脈稍不合亦可審處而言其已愈何也。病方愈而尚微有不和亦可知徐徐自平矣。設令側臥之病人師到不知驚而致敬起而請診豈神識昏迷乎。然卧而盼視目光如常問之每發言不竟而自止豈氣弱乎。及脈之乃嚙唾唾足則津盛津盛則氣調又非氣歉然則有意三言三止詐病欺師以相嘗試耳。脈之其脈自和亦可審處而言豈其欺師相嘗者卽轉相嘗耶。師曰此有大病當須服吐下之藥且鍼刺火灸數十百處受盡痛苦方愈彼詐病者驚聞痛楚必不敢見欺矣。

師持脈病人欠者無病也。脈之呻者病也。言遲者風也。搖頭言者裡病也。行遲者表強也。坐而伏者氣短也。坐

而下脚者。腰痛也。裡實護腹。如懷卵物者。心痛也。

按此段就病人聲音形狀辨病也。欠者引伸其兩臂也。勞或有之。病則未有此狀也。蓋表與裏皆安舒。方引伸而欠也。脈之呻者。中有所苦。故呻吟。即莊舄病而越吟也。言語遲滯。風邪中人。志識昏昏。不了了也。搖頭言者。裡痛也。裡痛必消阻。必煩心。是以搖頭。方語如在憂患。疾首蹙額之狀。行遲者。表強也。表受風寒。如頭痛項強。身疼體痛。身體沉重。几几然。皆行遲之象也。坐不能坐。身必伏。中虛氣弱。不能直豎其腰背也。坐而下一脚。腰痛則兩股不能並屈。故伸一屈。一以趁腰之硬直也。再者病情狀如腹裡有實物。抱護之。如懷卵藏物者。心痛也。心痛難撫。抱腹護裡。以安心也。此皆因病人形體之外。而深求其病之在裡也。亦所以佐辨脈而察病之一也。

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

有伏氣。當須脈。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喉中病。雖爾。今復欲下利。

成註冬時感寒。伏藏於經中。不即發者。謂之伏氣。至春分之時。伏寒欲發。故云。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即內經所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也。云欲有伏氣。為時令而言。假令舊有伏氣。診於人而得之。脈之而脈微弱者。亦必指少陰也。寒中於藏。在冬不發。鬱久為熱。乃發於藏。藏必腎也。辛苦之人。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富貴之人。冬不藏精。春亦並溫。又有既傷於寒。又不藏精。而春病溫者。此喻氏蘊證朗照一書所立三大法也。伏氣何以腎脈微。則言腎臟正陽也。必按之沉而微弱。得此脈者。若是腎弱無邪。喉中不痛。若非伏氣之喉痛。或是喉痺。今其喉痛如物傷之。而不如喉痺之火邪壅腫。着於喉間。空喉覺痛。此正伏氣久已變熱。承雷動陽升。如蟄龍奮氣上衝之勢。已露其朕兆矣。病人果云。實喉中痛。辨脈驗證。伏氣已真。可以斷

之三。雖爾喉痛。爲伏氣上衝。且必下決。欲作下利矣。
此在論脈。故不言治法焉。

問曰。人痛恐怖者。其脈何狀。師曰。脈形如循絲。纍纍然。
其面白脫色。問曰。人不飲。其脈何類。師曰。脈自澇。唇口
乾燥也。問曰。人愧者。其脈何類。師曰。脈浮。面色乍白乍
赤。

按此三候。合一段。皆辨脈而兼望色。可知病之情狀。人
病恐怖。自屬心臟。神明之宅。血虛不能養心。神志擾
亂。易於恐怖。診之脈形如循絲。細也。纍纍然。弱也。必
於寸口得之。其人必有驚疑恍惚之病矣。再望之。其
面白。面白亦人之常。但面白不可脫色。色脫則血虛
可知。惟血虛。所以有心臟之疾也。此辨脈望色。知病
之一也。如或其人終日不欲飲水。其脈何類。其脈必
澇也。澇則中有停水。寒痰凝滯。膠固。胃陽不足。而氣

行不暢。故見瀆也。望之其唇口必反乾燥。何也。水濕之邪。隔阻正津。不能化津。滋潤喉舌。而唇口外露。必致乾燥。此又辨脈望色。知病之一也。再者人愧亦有脈。脈何類乎。其脈必浮也。望之而色必乍白乍紅也。脈不浮。何以愧則汗流浹背乎。色乍紅白。愧起於心。心動則面紅。乍白者。乍紅之相映而成。或愧深而恐。則乍白。又為恐怖之驗矣。愧雖非病。而亦神志之病也。此又辨脈望色。知病之一也。

問曰。脈有三菽。六菽。重者。何謂也。師曰。脈者。人以指按之。如三菽之重者。肺氣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氣也。如九菽之重者。脾氣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氣也。按之至骨者。腎氣也。

按此段明診法。下手分輕重。以求脈於淺深也。菽。豆也。指力如幾菽之重。以菽衡脈。較指力。猶以石衡弓較。

臂力也。以五臟在軀殼之裡，有高下。定用指力按之，求輕重。不言六腑三焦，各以其定位配附五臟而求之，可也。不外內經所言上下左右以候上下左右之義而已。按之至骨，則其深至矣。更無事復言輕重矣。所以不復以菽為計。

假令下利，寸口關上尺中悉不見脈，然尺中時一小見脈，再舉頭者，腎氣也。若見損脈來至，為難治。

按此段申明少陰下利難治之證。少陰見下利病，恐成上厥下竭，已為蘆慮。診之三部皆不見脈，而尺中尚時一小見，又常中止而再舉頭，此代脈也。更為危候。如再見損脈來至，損脈者，即下文所言慄卑相搏名曰損也。慄卑之義詳下文。蓋弱脈也。時一至又止而復來，且兼弱焉。腎氣將絕，自無易治之理矣。故曰難治。補叙此段見少陰之伏氣，由於元陽素虛，寒邪畜久，變成邪熱。上衝不能上透，下趨必致下脫。不利不

止。故脈絕而證主危也。

問曰。脈有相乘。有縱有橫。有逆有順。何也。師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縱。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橫。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木行乘火。名曰順。

按此段就五行生尅之理。辨脈之衰旺。乘者為病邪。而所乘者為正氣也。五臟之邪。即乘犯五臟之正。以乘所勝者為縱。放縱欺侮之也。以乘所不勝為橫。亢橫凌犯之也。乘生我者為逆。邪盛犯本也。乘我生者為順。邪衰轉屬也。病證百端。四乘可盡。以此察正與邪之盈絀。可知治法之難易。所謂言簡而意該。守約而施博也。上段成註。尺中時一見。謂脾虛為腎所乘。似此段所言橫脈。但尺中不候脾。原文又無脾義。不如祇就腎氣也三字。就腎脈論腎絕也。損脈明有下文。自為註明。亦必另釋為減損。何前後不相照乎。

問曰。脈有殘賊。何謂也。師曰。脈弦、緊、浮、滑、沉、澁。此六者名爲殘賊。能爲諸脈作病也。

按此段申明病脈有害於如經之脈。故曰殘賊。弦、緊者。陰病脈。殘賊陽正脈之柔緩也。浮、滑者。陽病脈。殘賊陰正脈之和緩也。浮而兼滑。大而芤也。沉澁者。亦陰病脈。殘賊陽正脈之流行充暢也。舉此六者。以槩之。然凡病脈。皆能殘賊正脈。使之變動而弗安其常者也。故正脈不調而病證日加也。特爲害有大小而已。此六脈爲關要。故舉而示人。知當察審焉。再此六脈。按寸關尺三部。各舉二脈言之。弦不宜緊。寸也。滑不宜浮。關也。沉不宜澁。尺也。

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師曰。假令人病。脈得太陽。與形證相應。因爲作湯。比還送湯。如食項。病人乃大吐。若下

利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名災怪。
又問曰。何緣作此吐利。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
故名災怪。

按

此段見脈證辨察既詳。仍有災怪變異。業醫者必當

至難至慎。可悉一斑矣。脈與太陽證相應。作湯治太陽之表。無關於裡。可知。而送湯食頃。忽吐利交作。腹中更痛。純是裡證。師乃良工。前來時全未見此證。且不見此脈。何變異倏忽如是。可名之為災怪矣。災怪者。非理法之常也。然此利何由而作。或者作湯治表之悞乎。乃舊藥之悞也。必舊服寒涼之藥。存於裡。得治表之藥。必散邪升陽之品。寒邪在表。未及驅逐。而寒藥在裡。先發作矣。上吐下利。湯之辛溫。破陰行陽所致。故曰災怪。然寒藥中存者。得發作而吐瀉。表邪亦不治。必自除矣。何也。裡氣自內發作。邪不能戀於表。吐上越。必有汗。可以解也。則此湯似悞。實有大功。

也。

問曰。東方肝脈。其形何似。師曰。肝者木也。名厥陰。其脈微弦。濡弱而長。是肝脈。肝病自得濡弱者。愈也。假令得純弦脈者。死。何以知之。以其脈如弦直。是肝臟傷。故知死也。

南方心脈。其形何似。師曰。心者火也。名少陰。其脈洪大而長。是心脈。心病自得洪大者。愈。假令脈來微去大。故名反。病在裡也。脈來頭小本大。故名覆。病在表也。上微頭小者。則汗表。下微本大者。則爲關格不通。不得尿。頭

無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西方肺脈。其形何似。師曰。肺者金也。名太陰。其脈毛浮也。脈病自得此脈。若得緩遲者。皆愈。若得數者。則劇。何以知之。數者南方火。火尅西方金。法當癰腫。爲難治也。

此三段。就辨脈而知臟病。示人宜察審也。東方肝屬木。天三之陽氣生之。地八之陰氣成之也。名爲厥陰。盡陰也。厥陰其經名。而肝則本臟也。木氣者。曲直也。曲而必直。直則暢茂。條達矣。然喜和柔。而忌堅硬。和柔者。生木之水氣也。堅硬者。尅木之金氣也。是故其本脈微弦。而濡弱以直也。然必微弦。不甚弦。且帶濡弱。此濡弱乃和柔之象也。微弦而帶弱濡。如短促。亦非木脈之本性。又必兼長脈。是象木之柔。和而修長。此肝臟之本脈。肝脈見此。肝臟無病。如有微疾。亦易愈也。假令所謂弦者。並不和柔。乃得弦而緊之純弦。

此木不得春令。而受水霜之寒。烈水凍土寒。水無生氣。如樹木將枯。枝幹乾硬。所以可知其死。蓋肝臟純寒。厥陰中無少陽以煦之也。所以其脈如弓弦。挺直而堅硬。此肝臟之生氣傷而將絕。故可卜其死也。此段微弱之弱。方氏曰。微非脈名。極是南方心脈。形何似乎心者火也。乃地二之陰氣所生。而天七之陽氣所成也。經名少陰。臟則牡臟。牡陽也。故屬火也。此火乃吾心之性靈。卽所謂形生神發之神也。存於中而無物不照。故其本脈爲洪大。洪大者。非五臟病脈之大也。其象如日之明。如火之光。形洪而力大也。亦必兼長。長者肝之木氣。心火之生氣也。此長又與肝脈之長微不同。此長副乎洪大。而肝之長。主乎弦而微濡弱也。此心臟之本脈。心臟見此必無病。如有微疾。亦易愈也。假令脈來不見洪大。而見微。微者。於洪大中見不甚洪大也。乃去仍洪大。此脈名反。何謂反。心脈本洪大。何來微而去洪大。故名之曰反。見此反脈。必心臟之氣有不足矣。故曰病在裡。此心虛血短之候也。程氏謂此脈不兼長。故病亦是。惟其不長。故來

去不一矣。此於脈之一息四至，驗其來去於始終也。如更有脈來，頭小而本大，亦洪大之稍微也。大亦洪大之本脈也。就浮沉取之，故火之炎上者為頭，而火之下根者為本也。如浮小沉大，此其脈名之曰覆。覆伏也。臟本無病，故仍心大。頭有疾，故微見小。本為裡而頭為表，即浮取為表，沉取為裡也。故知為表病也。此必寒邪外鬱，心火不能發也。故名曰覆。成氏以裡原有邪，今還於表，何所據而知裡有邪乎？若然，原文何以不與反脈對言，知非言脈之來去，乃言脈之上下。以故愚不敢從，惟遵原文註之，再繹此脈頭小本大，乃上尖下圓之象，亦不兼長為病也。觀下文言上微頭小，則可知此覆非反復之復，乃覆壓之覆也。頭小本大者，以比六菽稍輕取之，得其洪大，而脈頭微微不甚洪大，其本自洪大也。此寒格心陽，火性上炎，勢必上衝，在表之證，必見汗出矣。再按之如六菽重，此候心脈之正法，亦得其洪大，而為心之本脈。然微微大於心脈之頭，此心火見鬱，不能發揚，熱甚於心臟之裡。合表病論之，則名其病為關格也。關格者，心

氣不能上達。有寒邪以阻格之也。鬱而成熱。津液內耗。又不能下達。自爲關鎖而不能開也。祇成其爲上下陰陽閉阻不通而已。下有關。而陽不下。濟入陰分。則與心表裡之小腸氣化不下行。故不得尿。上成格。而陰不上升。至陽分。則切近心之上焦邪熱。欲上熏。故汗出外證如此。關格之病成矣。如但無尿而頭亦無汗。陽氣尚鬱於內。或醫能引其陽氣。而陽終必下行。尚可治。如頭有汗。則陽氣久鬱上衝。將上飛矣。駢駸日上。汗出不止。而陽氣終不下行。坐耗於裡。陽離陰而上脫。陰居中而愈痼。則不可治而必死也。人身陰陽。陽居上。賴陰氣上行以和陽。陰居下。賴陽氣下濟以和陰。易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也。故成交泰之象。而躋一身一世於仁壽焉。今此證陽自上而不下。故汗但頭出。陰之路遂不通。因而無尿。陰陽不交。則必離散。反泰成否。天下與國。何望治。而人命焉望生乎。此段論心臍之脈病。而以關格病成。端屬之心。心爲君火。泰否成於一心。如治亂成於一君耳。上焦初爲陰寒。下閉。鬱火不降。如近君之

小人婦寺。朦蔽爲奸也。心火鬱熱。耗津竭液。如君心
侈嗜。好盛財用。匱而國計絀也。前陰不通。清道不行。
如澤不下逮也。及成關格。則上恩不下施。下情不上
達也。於是君德日渝。惠愛日絕。民患如焚。而王室如
燬。更且君心日驕。行督責之令。嚴刑誅之法。親離衆
叛。怨氣騰天。如尿終不得。而頭汗自出也。不久陽越
於上。如國滅君奔。而陰不能獨存。如無君則民散也。
此關格一證。比之秦隋無一不肖。有身有國者。可不
知醫乎。

西方肺脈。形何似。師曰。肺者金也。乃地四陰氣所生。
天九陽氣所成也。經名太陰。其臟爲肺。其正脈毛。毛
者浮也。上文所謂三菽之重。取之卽得也。得此正脈
兼以緩遲。則得胃土相生也。遲卽緩也。非三至之遲
也。得此肺之本脈。爲無病。有小疾亦易愈也。若反是
而得數。則病必劇。以數者。南方火脈也。火尅金。而肺
大腸必生癰腫。瘡毒內生於臟腑。豈易治乎。得胃土
脈而生。得數脈。火尅肺而死。亦五行生尅之正理。於
前縱順逆已詳言之矣。且五臟祇言其三。則餘二臟

者亦如上文。四時但言夏令。推及乎三時也。甚矣醫之貴於告往知來。聞一知十也。焉得聖門高弟。如顏子子貢者。與之從事乎。

問曰。二月得毛脈。何以處言至秋當死。師曰。二月之時。脈當濡弱。反得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脈應濡。反得毛浮。是肺脈也。肺屬金。金來尅木。故知秋死也。他皆倣此。

按此段因五臟辨脈。而及於四時。如春仲二月。肝木用事。脈毛浮。木受金尅。明矣。然於肝脈見毛浮。方處以秋死。非於別部。但見毛浮。即云然也。春木旺。即見金脈。至秋金旺。木之生氣必絕矣。故決言之。他皆倣此。亦貴於類推。於無盡也。

師曰。脈肥人責浮。脈瘦人責沉。肥人當沉。今反浮。瘦人當浮。今反沉。故責之。

按此段就人之軀體辨診脈之輕重。以處乎責之之法也。肥人肌肉厚。脈必沉。較常加一半菽之力。取之。方得正脈。瘦人肌肉薄。脈必浮。較常減一半菽之力。取之。方得正脈。今反乎是。肥人當沉而浮。其浮即較常更浮矣。瘦人當浮而沉。其沉較常更沉矣。既較常更浮更沉。焉得不責之。以求其病之所在乎。責之者。如今俗言着落也。經曰。虛者責之。實者責之。責其虛實。治法即着在此虛實上。而更不他移轉之謂也。

師曰。寸脈下不至。關為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為陰絕。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其餘。有死生之期。期以月節。尅之也。

按此段因上文關格病推言其陰陽不順接上下不交通則凡病皆可決之於脈而得其死生焉平脈三部三位雖分其實一氣相貫如寸脈下不至關是陽不下降也陽不降而飛越於上上脫遂絕再尺脈不上至關是陰不升也陰不升而漏洩於下下脫遂絕陰陽相交則其中結紐成一太極圖上脫陽絕陰無所麗下脫陰絕陽無所附故可以決其死也至於將絕未絕之間離脫之勢已成則不可復治惟有決其餘命死生之期而已期以月節尅之之時可定其死期也月節較時令更速將絕餘命不能久延故祇以月節相尅之氣決焉成註猶云兩季何能迂回如是乎愚謂月節相尅如陰絕必死於子寅辰午申戌陽建之月陽絕必死於丑卯巳未酉亥陰建之月也蓋陰陽交則陽得陰陰得陽有相濟之義如不交則陽見陰爭陰見陽奪必相尅也

師曰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無王氣卒眩仆不識人

者。短命則死。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神。雖困無苦。

按此段因上段辨脈審證。知首重在脈。而證乃證之耳。如脈已病。而人未病。何以憑證。則信脈矣。其人雖行動。乃死尸也。何也。已無王氣在中。性命之本。所謂陽氣。陰精。聚而為神者。已離脫軀殼矣。人雖無病。必卒然眩暈。跌仆。目不識人。神明已晦。故短折其生命。以死也。云短命。命何物也。生人元氣也。脈者元氣之可。以徵驗者也。短命者。絕乎元氣也。故短乎元氣。則死也。如脈不病。而人現有病。究非病也。內虛也。內虛即氣虛。氣虛則胃中虛寒。飲食不多。五穀入胃。既少。其氣不能滋養榮衛。故身體易於倦怠。精力不能勞作。此穀神不能充實。而流動也。穀何以神名。五穀亦天地之氣所生。其氣較他草木。獨能養人胃氣。胃氣得養。充積於內。氣之所聚。儼若神明。如人心之神明。亦因氣聚而有。胃氣結聚。自有神存。穀雖非神。而得人

之胃氣。則可以神名之。與老氏所言谷神。雖非一義。而中空虛。無氣亦無神也。必滿谷皆氣。其神方王。然則穀神與谷神。皆以氣得名。其理不相通乎。內虛氣餒。故謂之無穀神。氣不足則神不王也。所以不耐煩勞。時覺困憊。而非別有他病。以苦之也。其人似病而非病也。愚嘗與世醫言。虛非病也。如婦人產後。男子大病後。有虛無病。必善調養。可以無事。醫治人。以爲孟浪之談。觀此可知亦有所本也。

問曰。翁奄沉。名曰滑。何謂也。沉爲純陰。翁爲正陽。陰陽相合。故令脈滑。關尺自平。陽明脈微沉。飲食自可。少陰脈微滑。滑者。緊之浮名也。此爲陰實。其必股內汗出。陰下濕也。

按此段論辨脈之沉。並爲滑爲浮爲緊。俱兼論之。似爲脈有殘賊一段申明之也。翁者合也。與關對。奄者與

發對論語云。翁如也。易云。柔揜剛也。脈屬氣。氣屬陽。陽爲陰所翕合而奄揜之。則脈沉也。再重按之。形圓頂指。此沉乃流動有力而滑也。脈雖主氣。氣雖屬陽。而氣中又分陰陽。行衛表者。純陽氣之脈也。行榮裡者。純陰氣之脈也。陽上升爲浮。陰下降爲沉。一定之理也。故沉爲純陰。而浮爲純陽。可推矣。純陽純陰不能孤立。必相合焉。故合而奄者。乃純陰合平純陽。陽得陰以相濟。則不爲亢陽。故之曰正陽。陰陽相合則和矣。故謂之爲陰陽和合。所以得此滑脈。流利充暢。爲如經之脈也。然此沉滑之脈。自應在尺部候之。不必復言寸矣。在尺候得此沉滑。腎臟之氣王可知矣。猶必於陽明候之。彼此相衡。如關脈之陽明。腎脈之少陰。皆得其平。方爲盡善。此卽跌陽與少陰相校。勝負之義也。如但腎沉滑。而陽明脈微。則少陰勝而陽明負矣。在少陰負跌陽一條。諸註皆言少陰直中寒邪。宜脈負跌陽。中陽勝而少陰負爲佳。愚謬謂少陰傳行熱邪。亦宜脈負跌陽。則邪熱不熾。而胃津有餘也。故斷以少陰常宜負跌陽。不但少陰直中寒邪。

病爲然也。茲註此段。可知病不同而無二脈。卽無二
理。少陰沉滑而陽明脈微。雖未至於有妨飲食。飲食
自可。而少陰脈之沉滑。恐不可作陰陽和合之沉滑
一例觀焉。何也。恐此滑非流動有力之沉滑。乃兼緊
似浮之沉滑。則大與陰陽和合判兩途矣。此乃少陰
陽不足而虛。陰偏盛而實也。陽虛陰實焉得不沉。陽
虛陰實。其滑必帶緊。緊乃爲寒。旣緊則似浮。此假沉
滑之脈以亂真也。如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也。可
不慎爲辨察乎。再證之於證。證必股內汗出。腎陽虛
斯股汗出。陰下常濕。陰實也。腎陽不足。不能收攝汗
出。陰濕。少陰有病。又何疑焉。合之陽明微。則少陰勝
跌陽矣。竟可認爲陰盛陽衰之脈矣。可不急扶壯其
胃腎之陽。以制陰之勝。而調濟均正。如權衡之至平
乎。此段神理。非醫聖不能以述爲作。故辨脈二篇。愚
不敢謂皆王
氏所能擬議。

問曰。曾爲人所難。緊脈從何而來。師曰。假令亾汗。若吐

以肺裏寒。故令脈緊也。假令欬者。坐飲冷水。故令脈緊也。假令下利。以胃中虛冷。故脈緊也。

按此段從上段來前段論關尺二部之沉滑於尺中辨陽虛陰實之緊脈。此段言寸脈之緊及胃中虛冷之緊。皆明三部之陽虛陰實也。假令或汗或經吐則肺中陽虛。肺為陰臟。必生裡寒。故脈必緊。再或咳者。肺為寒阻。氣逆斯欬。坐以素飲冷水。傷肺存寒。故亦得緊脈也。此俱在寸以候之也。假令其人曾人下利。則胃虛必冷。若下利出於悞下之寒藥。則其虛冷更甚。此脈亦必緊。可於關上候之也。合上二段所言。將三焦陽虛陰實之證。盡發明無遺矣。得一緊脈。可知陰實。故名曰殘賊之為脈六。其實分三部候之。緊則弦也。候於寸。此段首言之。浮滑即大而芤也。候於關。合二段言陽明微。言胃虛冷。則微即浮也。關脈何宜見浮。非微而何。胃中虛冷。其滑亦即陰實之滑。非陰陽和合之滑可知。沉濇之候在尺。不須更明。濇則較

陰實之滑更疑滯澀矣。故愚謂此段乃申明六種殘賊脈而立言也。

寸口衛氣盛名曰高。榮氣盛名曰章。高章搏名曰綱。衛氣弱名曰慄。榮氣弱名曰卑。慄卑相搏名曰損。衛氣和名曰緩。榮氣和名曰遲。遲緩相搏名曰沉。

按此一段就脈辨其過不及與得中相和而察病機也。獨言寸口寸口者諸脈總會之首該三部九候而辨之也。如得陽脈盛衛氣太過也名曰高。高者陽不平也。如得陰脈盛榮氣太過也名曰章。章者陰不秘也。再或陰陽脈俱盛則陽之高與陰之章相搏是名曰綱。如綱之綱粗直剛硬之義象也。此氣之太過遂成陽邪附於陽氣以傷陰分故脈見綱也。再或得陽脈弱衛氣不及也名曰慄。慄者恐懼之貌陽不振也。陽衰則人多恐怖上文明之矣。得陰脈弱榮氣不及也。名曰卑。卑者陰不立也。地之卑也。卑而不可踰陰脈

坤象應昇。然弱則昇而可踰。陰不能如易言敦崇。其地勢也。更或陰陽脈俱弱。則陽之慳與陰之卑相搏。名曰損。損對益言。亦不及之義而已。又有陽脈得和。則衛氣和也。陽和則平。不見暴疾之象。名之曰緩。陽脈之和也。又有陰脈得和。則榮氣和也。陰和則秘。不見堅緊之象。名之曰遲。較緩少遲。亦陰脈之和也。此和俱為調脈也。此陽緩陰遲。亦言相搏者。和合為一。亦相搏也。可以名之曰沉。沉非脈名。乃形容脈之神情。沉靜淵穆之謂也。蓋脈在人身。根於臟腑之裡。行於皮肉之內。原應沉靜安詳。所以此見陽緩陰遲。而謂之曰沉也。卽下文所言之強脈也。但脈得此和。亦至難矣。何也。人生於陽而死於陰。有生以後。原有日趨於陰之勢。故中正之和。如日之中。不常得也。日中則是。人老陽衰。卽為君子。亦嘗俯就於末路。况是小人。必多改節於殘年。人生之性情。與表裡之疾病。同主於陰。又焉有二道乎。如此言之。是天地間乃一陰勝陽衰之區乎。非也。人自生而死。如此言之。若自死而生。亦必反此而成。陽日見升進之勢矣。特天地無

心。故無言。人雖有言。多不能知由死而生之故。所以爲扶陽抑陰之說。祇爲人生以後日趨於死者。主持而匡救之。但言之雖力。無救於死。不如信大化之往來。絕朋從之私慮。生順死安。可以處世。可以治身。可以安心也。此段中分三段。無過不及。方得和。然和必兼內外人已而得其中正。方爲和。則和原至難矣。及其方和。旋致彼此參差。不能無過不及。又復不和。可見人世之泰運。君臣朋友之相與。立心行事之規則。易於不和。而難於和。中庸之所以不可能也。此一段所言。與易之理。深通小道乎哉。

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毛髮長。遲則陰氣盛。骨髓生。血滿。肌肉緊薄。鮮。陰陽相抱。榮衛俱行。剛柔相搏。名曰強。

按上段遲緩相搏名曰沉。若照程氏註。謂爲尋常之脈。所謂如經之調脈也。陰陽榮衛。均勻平靜。故遲緩爲

沉沉靜安和之謂也。似是左右六部悉爲同等。言寸口者分以兩寸。統各三部也。陽脈緩則陽氣長。色鮮而顏光。色是通面之色。顏是額也。面色鮮明而顏額光亮也。面顏皆陽之部位。陽盛則顏色光鮮也。其聲商。五音以商爲陽。乃開口發音是也。毛髮長者。毛髮屬血。氣盛則血行。毛髮所以長也。此陽盛之証也。陰脈遲則陰盛。骨髓生。骨陰而髓則陽。陰足則髓生於骨內矣。血滿亦陰盛之義。陰主血也。肌內緊薄鮮硬。緊者不疎。薄者不浮。鮮者不暗。硬者不脆。此陰盛之証也。如是則所謂相搏者。如易云。水火之不相射。名之爲相抱。陰陽互根之理也。所以榮衛相和而俱行。兩行甚齊。無有參差也。此亦可名爲相搏。又如易云。水火相逮也。此人陰陽之正氣俱盛。是壯勝之體也。故此脈可以名之曰強。按此段緊接上段。以強名之。則前段之遲緩相搏曰沉。確知非病脈之沉。而爲安和之沉矣。沉之一脈。在前段候陽明少陰。卽有兩義。一則沉滑。一則沉緊。沉滑則吉。沉緊則凶。可知沉於陰脈。如陽脈大之爲義。可以爲洪大之大。可以爲大。

而空之。乳脈。是何以辨之。亦辨之於脈之神而已。脈無氣。不行。氣無神。不王。有神。則為大。為沉。自皆吉。徵無神。則為沉。而緊。大而乳。矣。業醫者。存心靜思。脈之神氣。有合六部。以為一體者。王與不王。是如何景象。自得於心。而於辨脈原文。再極深。研幾。焉。庶乎。不以一脈。互見於兩證。或三脈。雜見於一證。其間參伍錯綜。變幻游移。有至難詳盡者。為其所惑。而悞於用法也。

跌陽脈滑而緊。滑者胃氣實。緊者脾氣強。持實擊強。痛還自傷。以手把柄。坐作瘡也。

按此段承上段言強。並前段言陰實。乃論就脾胃表裡以明脈。見實與強。有時可以為平脈。有時亦將為病脈。是在人善於體察耳。如跌陽候之滑而緊。知陽明胃陽之盛而實。並太陰脾陰之盛而強。何以知之。滑者洪大也。故曰陽實。緊者弦長也。故曰陰強。一實一強。似乎吉脈。不知皆病也。胃為陽府。陽體而用陰。脾

為陰臟。陰體而用陽因。臟腑自為表裡。相合相生。則脈必和平。何取於實於強也乎。如持陽實以擊陰強。則水火相射。不相逮者。真為相搏矣。雖似仇敵。然非外患。自相殘傷耳。如以手把刃。坐而自戕。其軀體以成瘡瘍也。單言持實擊強。不言持強擊實。省文而可以互明之矣。故有均平之脈。猶必其人以中養心。以和養氣。而後能常得其吉祥安和之用。如彼此持擊。未有不有餘者日過。而不足者日不及矣。甚矣人之貴於守中也。

寸口脈浮而大。浮為虛。大為實。在尺為關。在寸為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跌陽脈伏而澹。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澹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

按此段辨兩種關格病。就脈以辨證也。如寸口脈浮而大。浮必靄靄如車蓋者。大必逢逢如蒙鼓皮者。此陽

虛結於上。陰實結於下也。在寸得之。則爲關。陽閉而不出也。在尺得之。則爲格。陰阻而不通也。陽關於上。不降。則清陽之氣不至下焦。故不得小便。陰阻於下。不升。則凝陰之氣不復開解。而陽氣鬱爲邪熱。上衝爲吐逆。此爲關格。與上但頭汗出。下不得小便之關格。其證大同小異。然而吐逆者。尚輕於但頭汗出之關格。何也。陽邪上衝爲吐逆。尚有力作吐逆。且吐逆陰氣亦尚能動作於下。不至結聚膠固。無望開破也。蓋陰動而上升。陽或有降機。則此關格尚可施治焉。再候於趺陽脈。伏而濇。伏則胃陽衰弱。胃虛虵動。故亦能作吐逆。由於水穀歸海。不能消化。多存穢濁。是以虵居食上。則吐腐食。邪氣上衝。則逆。亦有無虵而飲食入胃。不能消受。朝食暮吐者。皆胃陽衰而力薄。故伏脈見也。兼以濇。並流動之力亦無矣。焉望食得入乎。此亦名曰關格也。陰陽不升降之關格。是二氣爲病。病在中氣。此關格陽衰爲病。病在胃中。治法在彼。則進退陰陽。在此。則一力扶陽溫胃耳。此二證皆因胃陽衰弱。無雜錯之邪。唯格爲患。故比下無尿上

頭汗出之關
格。稍易治焉。

脈浮而大。浮為風虛。大為氣強。風氣相搏。必成癰。癰身
體為痒。痒者名泄風。久久為痂癩。

按此段又就浮而大之脈。辨癰癧痂癩之證。亦於寸口
候表也。寸口脈浮而大。浮為表陽虛。風乘而入。故曰
風虛。大為衛得風邪。助其氣盛。故表氣反強。強有平
去二聲。此強似項強之強。作去聲讀。衛氣挾風在表。
則皮膚分肉。皆強硬而不和柔。既風邪與衛氣相搏
於表。亦必變熱。熱鬱於表。則生癰癧。如熱鬱於裡。則
生癰腫也。風熱之邪在表。皮膚筋肉。此時不強矣。變
痒為患。名之曰泄風。因陽不固。身必多汗。風乘疎隙
而入。蓋由陽常宣散。得風愈泄。故名之曰泄風也。若
不驅邪固表。則癰癧入久。必為痂癩。陽愈外泄。風愈
內乘。熱不解。瘡不平。周身
痂癩。乃成惡疾。豈細故乎。

寸口脈弱而遲。弱者衛氣微。遲者榮中寒。榮爲血。血寒則發熱。衛爲氣。氣微則心內饑。饑而虛滿不能食也。

按此段亦辨脈論證。總不陽虛陰實之義。寸口脈弱而遲。自必於浮沉兩取而得之。浮取見弱。陽不足於中。則衛外之陽氣弱也。沉取之見遲。陽不足於氣。行血之氣。在榮中亦寒。寒故遲也。榮雖屬血。然賴氣以行。賴陽以溫。如陽氣衰。榮血寒。其證反見發熱。何也。寒在血。則行遲。遲則必鬱。鬱則必熱矣。此血寒陰實之證也。至於衛氣之微。由於胃中氣不足充塞。故心常饑。饑而飲食不化。則滿。虛氣亦能作滿。虛氣滿布。正陽無力。雖饑焉能食耶。此氣弱陽虛之證也。此二證或兼見。或並見。又在於臨時諦之。可知其治法矣。

跌陽脈大而緊者。當卽下利。爲難治。寸口脈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填

於胸上也。

按此段辨脈論證總不外陽虛陰實之義。蓋以胃之虛實。驗病之輕重也。跌陽脈大而緊。大即浮也。跌陽脈固不宜伏而沉。亦不宜浮而且大。兼見緊脈。大爲虛。緊爲寒。胃中虛寒。可診之而得矣。當即下利。陽虛陰實。再經下利。此非不可治。然亦難遽治得愈矣。再如寸口脈弱而緩。寸口雖候胸膈。然膈中陽氣足。亦由於胃中陽氣足也。今見弱。則上焦之陽氣虛。而中焦之陽氣亦必不足也。然兼見緩。胃之本脈。胃之陽氣雖弱。尚有根本。不過虛弱。所以飲食入而不遽能消耳。飲食實物在胃。能助胃氣。亦能滯胃氣。正氣稍不足。則食物之氣勝於胃氣。善噫者。食物不消。氣上逆也。氣上逆而食物在內。變熱作酸。上不能吐。復下而爲吞酸也。此由於食卒不能化而下腸。故遂逆氣填於膈上。斯有噫而吞酸之症也。胃氣似有餘。乃食物之氣。非胃正氣。胃正氣終不足也。雖得緩之本脈。恐氣日消。陽日微。緩變遲。遲兼緊。則不易爲治矣。此證

已得本脈尚易治。但恐人以噫氣吞酸爲熱邪。悞爲胃氣有餘而下之。所以明其似有餘而實不足。且爲陽虛陰實之見端也。故歷叙胃病之輕重。示人知預計。且此證在胃而脈見寸口者。正見氣填於胸中。故脈見寸口也。其脈雖弱。然是陽虛真象。無陰盛作實之浮緊。亦無陽微反見之浮大。較之跌陽脈大而緊天淵矣。學者將此等。卽作現在經治之病。看求其如何施治奏功。則日進於高明矣。

跌陽脈緊而浮。浮爲氣。緊爲寒。浮爲腹滿。緊爲絞痛。浮緊相搏。腸鳴而轉。轉卽氣動。膈氣乃下。少陰脈不出。其陰腫大而虛也。

按此段就跌陽脈辨少陰之證。而胃脈兼在。可以察識矣。跌陽脈緊而浮。浮者陽氣虛也。緊者陰寒實也。陽虛則至胃弱。而脾藏與胃表裡。亦必弱矣。故證見太陰之腹滿。陰實則寒邪上攻。而腹中絞痛者。陰邪在

腹內腸間與陽氣相繚繞故其痛如結而所行無定也此陽虛陰邪正相搏也是以又必腸鳴而轉轉者上下往來也皆邪正二氣相攻擊也下氣動於腹裡而攻膈上氣亦動於中焦而下轉陰實之邪有駸駸日上之勢矣再候之於尺部少陰脈不出則腎藏虛寒爲此證之根柢也外證其陰必腫大而實不堅硬但虛腫致大而已胃陽虛於上連及於膈腎陰實於下腫見於陰洵知此亦陽虛陰實類病矣非於脈辨之何由得明耶程氏謂陰腫兼有水畜亦是腎已陽衰無濕不作虛腫也然此水畜必在膀胱氣盛陽足則自宣洩不可作濕熱治也

寸口脈微而瀦微者衛氣不行瀦者榮氣不足榮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身體痺不仁榮氣不足則煩疼口難言衛氣虛則惡寒數欠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

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溲。沉而數。沉爲實。數消穀。緊者病難治。

按此段辨脈。得陰陽兩虧之證。就表之榮衛。裡之三焦。以明之也。寸口脈微而濇。是兼關尺輕重取之。而得也。不止寸口。寸口候表。營衛可察。至於三焦。必兼關尺以候之。微者氣虛。衛氣自不能暢行。濇者血虛。榮自不能充足。榮必言氣。然則血虛亦氣虛耳。於是榮衛皆處不足。則不能於表裡之間。相爲匡濟。榮衛如輔車之依。彼此皆衰弱。何能相拯救乎。此不能相將之義也。然榮衛之氣。在表不能相將。祇由中氣衰弱。榮衛者。中氣之用。中氣者。榮衛之體。中氣在軀殼之中。三焦卽於軀殼之內。立形得名。陽氣不能資榮衛。三焦又何所仰給乎。三焦之如霧如漚。如瀆者。果何物耶。氣耳。夫正氣充塞。周布於軀殼之內。則三焦之氣皆滿。氣虛。則無處非無人之境矣。於是其人表虛而外邪易入。中於分肉者成痺。中於經絡者。半身不

遂但臂不舉皆謂之不仁。不仁者志動而氣不隨志
不足以帥氣邪之所居不聽正令也。心之所及卽仁
之所至。心所及而邪阻之不能及則謂之不仁也。余
在金匱要略內註中風不仁名義云。心不用於人。於
物皆非仁也。心不用於手足肌膚亦可謂之不仁矣。
此皆衛氣不行之因也。榮不足在表之裡矣。邪入衛
而侵榮筋中血少。有邪內犯則心煩而筋骨疼痛。心
煩者雖非心病乃因疼而煩也。然亦中氣虛。心血不
足故疼而易致於煩焉。不然言者心之聲也。非心何
以口難言乎。金匱要略謂風中臟卽爲口難言。彼乃
另一義。此謂難言非風中府也。風在榮血而血主於
心之藏。血氣原不足故痛在榮而煩生於心。心煩故
口乃難言。所以與風中藏口卽難言當分輕重也。此
皆榮氣不足之固也。然榮血必統於衛氣。榮衛受邪
由於表虛。表虛則必惡畏風寒。氣不足而邪在表則
拘攣束縛不能安適。所以數欠伸以取快也。此猶未
言肌膚肢體不仁。但表虛受邪卽有此形。更宜察認
辨脈。早爲固表驅邪矣。皆就外證明其榮衛之不足。

不行也。至於本於中氣之虛，何以明之。此必驅殼內三焦氣皆不足也。言不歸其部，卽不充其部。三焦各有原足之氣，氣卽數之主也。今氣不足以敷元氣，可以氣數之義明之。不歸者，不歸其原氣之數也。如元氣十分，今祇六七，豈非氣不歸原數於其部乎。三焦本是一氣，分爲三則各有部。三部皆不歸其元氣之數，則由於中氣之數久不足也。如此釋不歸方明。上焦不歸者，善噫氣不足，反逆上。膈上存熱，故作酸隨噫氣而欲吐。又復吞之，酢者酸物之名，酸者酢之味也。中焦不歸，胃中氣不充滿，必不流動，是以不能消谷。腐物存胃，何能徐引飲食，使之源源而入。入而卽消，胃氣自能引食，食不消爲阻於胃氣，虛物存，所以不能徐引食物，乃食日減，氣日虛之機兆也。下焦不歸，膀胱之氣化不清，則爲小便濁赤。蓋兼熱邪也。今中氣不足，無邪熱而惟正寒，故腎氣不能關鎖，洩多而或自遺。真氣日洩，陽日消而虛。陰日盛爲實，將爲無陽陰獨之證，尚可視爲緩圖哉。此段陽虛陰實之類，而以氣爲諦論氣盛則陽自不虛，氣定爲陽所生。

也故雜列表裡諸證各於氣虛之所在而明之總之歸於中氣之虛可見人本氣所生氣卽生命也可不以爲至寶乎此於寸口辨脈之浮而濇也若更得沉而數之脈沉者陽虛陰實已成矣沉中帶數非陽氣之熱乃陰實於中胃虛之極其微陽將盡欲作中消之證也中消者谷食入胃卽消而內不生津液外不生肌肉亦俱消歸烏有此陽將絕而作假熱不亾於外而消於中也非因他邪以驅遂之實因中空而自作故中消一證雖爲假熱又不同於內真寒外假熱祇是中空之極自生此熱消穀而不生氣也兼見緊則陰寒愈加陽氣必盡此病洵難治亦陽氣之根已斷於內耳此又中氣空虛之極所致較浮而濇者更加等矣然皆不爲預圖之故也不以重可悔恨哉

寸口脈微而濇微者衛氣衰濇者榮氣不足衛氣衰面色黃榮氣不足面色青榮爲根衛爲葉榮衛俱微則根

葉枯槁而寒慄。欬逆唾腥。吐涎沫也。

按此段又就寸口脈浮而濇。明病情與面色。乃陽虛陰實。而兼痰飲之候也。浮主氣虛。濇主血短。前言之矣。然面色亦可驗也。氣虛面黃。胃不足而脾藏之色見也。血虛面青。肝血虧而肝藏色見也。夫血主於氣。何反言榮爲根。衛爲葉。就面色言也。凡色主血。榮血不足。由於臟血不足。脾統血。肝臟血。俱臟陰也。俱血類也。故就血論面色。則榮在裡。衛在表。因血不足於裡。發爲色。而透表。根源是榮也。衛不過因氣亦衰。附榮成色耳。一面色也。言根葉表裡。亦至細矣。恐人悞以血主氣也。故又統言曰。榮衛俱微。則根葉枯槁。見面色屬衛在表。附榮則根於裡。發爲枯槁之義。與以氣主血之理。彼言其陰中陽根。此言其陰根陽葉也。再證之於病。表氣衰則惡寒。故寒慄。皮膚之間。亦必因惡寒。毛蟲膚時起粟也。其裡血虛。則由氣衰。氣衰由於陽微。陽微故水飲痰涎。積於胸胃。寒濕在上。其邪上衝。所以咳嗽氣逆。唾腥吐涎沫。或兼見。或端見。皆

陽氣不足也。陽又主陰。陰又根於陽。其理不更於此大明乎。故以為仍是陽虛。陰實之類證也。何也。寸口脈仍是浮而濇。則證雖不一者。枝葉也。其根則一也。按唾腥為肺熱。無虛寒而唾腥者。此則濕甚上為熱。浮游之熱。在膈上熏肺而唾腥。且恐生肺癰矣。

跌陽脈浮而芤。浮者胃氣衰。芤者榮氣傷。其身體瘦。肌肉甲錯。浮芤相搏。宗氣衰微。四屬斷絕。

按此段又就跌陽辨脈。明榮衛之表氣。即可明其中氣矣。跌陽胃脈。即中焦亦主之。中焦之氣出於胃也。脈見浮。中氣虛而衛氣自衰。目芤。中氣虛而榮氣必傷。傷亦虧損之義。然或指諸以血而言。芤即前言之大而空也。榮衛衰傷。見於面。必施於四體。於是身體則日消瘦。肌肉間氣血凝滯。則為甲錯。皮膚不潤澤。而乾燥。撫之如鱗甲之雜錯也。此浮與芤之陽虛陰實者。相搏也。搏之義。或相攻。或相合。皆可名之曰相

搏也。知其宗氣微矣。宗氣在膻中。處上焦。經曰五穀入胃。則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派。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則宗氣者。主一身四肢百體。無不統焉。故謂之宗氣。如五服之大宗。以此主其族也。宗氣既微於裡。股肱四肢。榮衛之氣。豈止不足。將斷絕矣。四屬斷絕。榮衛不行。則爲半身不遂。一臂不舉。猶緩也。宗邦日微。同姓之親。能獨存乎。此又由根葉枯槁。可知其根亦必剝其生意矣。陽氣一見虛弱。證蓋有不可勝言者。姑就一二以明之。餘可類推。可知陽爲生人之本焉。

寸口脈微而緩。微者衛氣疎。疎則其膚空。緩者胃氣實。實則谷消而水化也。谷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榮盛則其膚必疎。三焦絕經。名曰血崩。

按此段因前二段寸口跌陽候得榮衛俱微。遂論論。前改而榮盛之證。亦於脈辨寸口脈微。取之於浮也。

兼緩。取之於沉也。是氣見弱而血獨盛也。氣微則必
裡弱而表斯疎。衛氣不能固護也。雖有皮膚而氣不
足。如有長城而乏戍兵也。然何以兼緩。則其人胃氣
正脈。見胃中之氣尚實也。於此可悟胃中非人身之
中。胃氣非中氣矣。於此更可悟中焦不在胃中矣。三
焦者原無形。於人身軀殼內分三段。皆氣以充之。氣
卽陽也。故謂之三焦。因陽氣足而自生。溫煖則藏府
脂膜皆一溫和之域也。胃乃在中焦中。中焦豈在胃
中乎。若云中焦之氣根於胃則可矣。至於人身之中。
乃臍上三寸。在人身上下之中。又在脊前腹後之中。
豈胃之中可混乎。故中氣自微。乃中焦之中。非指胃
中也。中焦之中氣微。而胃中之陽氣尚實。所以能消
所食之穀。化所食之水。穀入胃而生氣。行於脈道。此
又非衛也。卽所謂榮氣也。榮行者。賴脈道中有氣主
榮血。以周流於經絡也。水入胃而化血。以散布而入
於各經絡。榮血所以自成。獨因中氣虛而衛氣不足。
故胃實消穀化水。歸於榮者多。歸於衛氣少。榮日盛。
衛日衰。其膚不得不空疎也。膚空衛疎。外邪易入。人

知之矣。抑知裡榮無所統攝，多入於經者，亦易亂出於經乎。何也。氣有行於榮中者，榮氣也。氣有護於榮外者，衛氣也。衛氣既疎，則裏無力，血易泛濫，不由經道而下洩也。此乃三焦經絕也。表之榮衛却言及胃之裡，言胃之裡，因及於三焦，此旨微矣。成注謂三焦為氣之道路，極是。而欠發明，敢申言之。言三焦經絕，正為三焦皆陽氣充塞，而其根則在中焦之中。中氣不足，則三焦之氣俱不足。衛氣亦因之以疎，正與胃中實，榮自盛，衛自衰，分別言之。見胃氣所生之氣是後天之氣，中氣乃先天之氣也。後天之氣有多寡岐趨，先天之氣惟中立而已。此氣微，關乎三焦，關乎榮衛，榮得後天之附益，衛仍先天之舊觀。彼日增而此雖不減，彼已漸盛，况衛氣已浮而致疎乎。此所以言衛必言三焦，明其裹血統經之氣絕也。絕豈斷絕乎。止是疎意，有不及統維收攝之處也。堤防疎則水泄漏，水泄漏必趨於下，斯血由下陰而出。女人不按月期，男子大便便血，皆衛氣疎也。名之曰崩，山分為二。如兩月之大小，此多彼少也。蓋山崩非盡墮落，乃

山裂耳。今俗名婦人陰血大下爲血山崩。是血崩。而崩義取於山也。血聞有海而未聞更有山焉。此亦可謂之陽虛陰實也。或問胃陽府也。今胃實何謂陰實。答曰陰實非以胃言。乃指血也。血盛非陰實乎。血盛而妄行。由於衛疎。衛疎由衛氣虛。非陽虛乎。不必深求衛氣虛。由於中氣虛。即可知虛實之說矣。况中氣在中焦之中。因中虛而三焦氣俱虛。衛氣方虛而疎。固是一串一貫之者也。醫聖深文奧義。但於一字一句中。已徹內外終始。又豈鹵莽滅裂之學。可以得其一二哉。故曰此段亦陰虛陰實之類證。亦於辨脈得之也。不言榮不足。衛盛者如有氣盛而血不足者。亦可以推論。

跌陽脈微而緊。緊則爲寒。微則爲虛。微緊相搏。則爲短氣。少陰脈弱而瀼。弱者微煩。瀼者厥逆。跌陽脈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膚鞭。

按此段又就跌陽脈脈得陽虛陰實之一證以類明之。跌陽主胃脈微陽虛兼緊陰實虛寒在胃明矣。然非止在胃也。中氣不足也。胃中之氣乃此中氣所統貫而父自成爲胃中之中氣也。亦一物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之理也。中陽氣虛而微與陰寒相搏則爲短氣。短氣者息雖未高而呼吸短促。知元氣不深長而鼻息乃奔急以至人之息以踵較之。可知元氣短長深淺爲壽夭之徵矣。再候其少陰脈弱而濇。輕取則弱。腎陽亦微。重取則濇。陰邪盛實存於少陰者必氣連厥陰。定爲厥逆。蓋此二臟母子一氣每相因而得冷厥四逆之證也。再跌陽脈更不能微而緊且不出矣。按之不能得也。則胃氣中虛陽衰而脾臟之氣亦失運矣。脾氣不運則陽氣不能流布於四肢百體。身不止冷厥。皮膚亦皆堅硬。失其濕潤和柔皆陰實之象。而陽虛不爲其根乎。按跌陽候胃每對少陰脈言。是否既候跌陽於足再候少陰於手乎。抑俱在跌陽。輕取之則胃重取之則腎耶。經無明文。時醫不知。余妄以爲再候固可。卽在跌陽輕重取之較診手而稍加

重。或可以輕取得胃。重取得腎耶。敢質之高雅並於後段申論之。

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

行。此為尸厥。當刺期門巨闕。

按此段辨少陰脈論腎虛主證也。少陰脈不至。非就上文跌陽脈不出成義乎。然則跌陽可以候少陰。原文已自明之矣。少陰腎氣既微。則陽微少精。陰盛亦少血。血者氣所化。盛陰不化。血如邪陽不生。氣壯火反食氣。邪陽不消。穀同一理也。陰實於下。必上衝。如奔豚亦是其一證。奔豚其發暴。此但言促迫。則稍緩耳。直衝入陽分最高之處。而溷入宗氣之中。反相結聚。宗氣雖有部位。却無形體。亦陽氣也。虛則陰實者乘之。以填其虛。仍余前注陰陽相從乘。以有餘湊不足之說也。血得陰寒而結心下。血寒則凝也。陽氣之在

胸膈者，勢虛力弱，不得不退而下行，陰升則陽必降。以往來自然之機，軀殼內祇有如許之大，其間皆氣之所填，說分爲陰陽，則此來彼必去，此進彼必退，仍是從乘，以有餘，索不足之義也。於是陽氣降退，乃歸陰股之中，陰來奪陽所居，陽自遜入陰分矣。陽氣所至，熱必生焉，所以陰股內熱，熱氣與陰血相搏，陰血必動，動則非外出，必內耗，榮血遂亦空虛，熱發於表，衛表原疎，得熱而腠理時開，風邪乘入，居於榮衛，則中風不仁，條忽風入，倉卒得厥，名之曰尸厥，厥則似尸，固爲不仁，言其狀，但平日之不厥，亦行尸耳。此時方厥，故亦可謂之尸厥也。亦根枯而葉落之說也。是證也。覺陰股內熱，卽宜壯火，本以固真陰，驅邪熱，以禦風邪。陰股之內，非湯丸可以遽至，法當用鍼刺其期門，所以洩太陽之風熱也。期門方注，二穴在不容兩傍，各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肝之募也。募俞也。肝膈在脊骨第九椎兩傍，巨闕方注在上，澹上，同身寸之一寸五分，刺期門，肝膈，所以驅熱邪，刺巨闕，所以開陰寒，勿滯氣，久聚也。觀此段言，少陰脈不至，可

脈不出也。必重取之，不見方謂之
土也。然前段言少陰脈弱而濇，亦在跌陽輕取
得可。

知矣。

寸口脈微遲，尺脈緊，其人虛損多汗，知陰常在，絕不見
陽也。寸口微，亡陽諸濡，亡血諸弱發熱，諸緊為寒，諸乘
寒者則為厥，鬱冒不仁，以胃無穀氣，脾濇不通，口急不
能言，戰而慄也。

按此段辨脈，申言陽虛陰實之病，更推類以結之。寸口
脈微，已屬陽氣衰弱矣。兼遲則陰實於中焦也。尺脈
復緊，下焦亦陰盛，而陽衰，其人即無證可名，而虛甚
且損，虛可為而損難為矣。就多汗驗之，陽欲外越，陰
久內結，是陰常在體，所見皆陰之病脈。求陽之病脈，
且絕不可得而見，則其人陽氣存焉者，必寡矣。因推

之寸口關尺俱可附論。凡見諸微其陽必先外越而陽亾。凡見諸濡其陰必曾亾血而血亾。凡見諸弱指陰臟脈言。必陰虛而發熱。凡見諸緊必陽氣虛寒。陰邪因而乘之。則爲厥逆。在諸陽爲邪所鬱。則必胃眩。邪散於榮衛之表。則爲陽滯。小則肌膚大則肢體不能隨心而動。則有不仁矣。不仁之證中風也。亦謂之乘寒者。中風亦有先受寒爲痺者。言諸以該之。總爲外邪也。不仁之證。何因乎。蓋由胃虛也。胃虛則脾氣不運。胃中多冷。飲食必減。穀氣漸無。脾脈必瀼。不復流動快利。因而不能通於榮衛。穀氣後天之元。先天之元氣既衰。後天之元氣又無。何以資生。何以禦邪。邪自來乘。如取如携矣。雖風中於表。而邪攻其裡。脾開竅於口。而心主於舌。筋骨拘攣。口唇喎。舌本強。不能言。卽金匱要略所云。邪入於藏。舌卽難言。口流涎也。其表原虛。諸寒乘之。必惡風寒。半身但臂已不遂。仍時戰。心常恐怖而慄。皆諸寒。因內寒。而集於一身。先表後裡。馴至於無陽陰獨必矣。卽陽虛陰實。亦不可望矣。言諸而歸重於此段。率皆二篇所已言。更爲

可寧以致慎
於終始云耳。

問曰。濡弱何以反適十一頭。師曰。五藏六府相乘。故十
一。問曰。何以知乘府。何以知藏。師曰。諸陽浮數爲乘府。
諸陰遲濇爲乘藏也。

按

此段言脈之通於藏府。邪之乘於脈虛。以通結辨脈

平脈之文。脈者氣血之交會。按之亦甚濡軟細弱矣。

何以反適於十一頭。此濡弱不過言氣血。氣無形。血

如水。皆軟細之物。非指病脈爲濡弱。凡人脈皆如此

也。反適卽往來也。適卽往也。反卽來也。然其來乃往

而又來。故可以反言。正見往來無終始。如循環也。頭

卽處字之義。又是道字之義。十一頭原文自明之。言

樞乘卽表裡之謂也。五藏六府。皆陰陽相配爲表裡。

而以三焦統之。成十二經。又分上中下爲三。上焦心

肺二藏。配以心包絡一府。膻身裡上段之大膜。而就

易寒論本義

其包裹心者王之。包心絡者不止包心。通於全裡。遂更通於表矣。中焦肝脾二藏。配以胃胆二府。兩脇之間。胃腸之際。又有脂膜以連之。胃之下口。通於中焦之小腸大腸。下焦膀胱二府。獨腎一臟。此十一頭之部位也。上焦肺稍後。心稍前。而肺下。心是為胸膈。其中為膻中。宗氣居焉。中焦肝胆在左。脾在右。胃居中。胃之下。小腸之後。大腸之上。是為人之中。臍上三寸三分。定其處。居於身左。右前後之中。乃受天地父母之元氣而生身者。故與臍對。有竅而不開。雖其氣無不通。而無可通之竅。所以深藏而永固之也。下焦則腎居後。膀胱居前。腎藏兩丸。附於脊骨。而中虛者。是為命門。膀胱之上。臍之下。亦有空處。是為關元。命門水中存火。以溫三焦。三焦無形。以軀殼為形。以脂膜分界。其實一物。故亦附名於臍。經為手少陽。正配腎足少陰。以命門之火同為相火。其奉心為君火也。關元之中有氣。崑司分清濁二路。故曰關。而名其氣。

此十一頭而相乘。得十二經之義也。其中身中之中。為臍中之中。為命門。

皆形虛而有氣。以實之。惟虛故能實。萬化起於中。靜者動之本也。至鼻下口上。亦名人中。則以人之開竅上下者分中。人中之上。耳目鼻皆兩竅。陰偶數。三偶合乎坤也。人中之下。口與前後陰皆陽奇數。三奇合乎乾也。坤上乾下。乃成泰。故陰陽上下左右皆以交而生。以不交而死也。此十一頭。三焦五中皆氣之充塞。則皆脈之流通。故脈之濡弱而實氣之所藉流行也。此醫聖於辨脈平脈之終。而明其貴重也。然有正氣爲脈。必有邪氣相乘。何能於脈之而知邪乘十一頭爲藏爲府乎。不外於藏府陰陽求之而已。府脈陽脈也。如見浮數知邪在裡之表而乘府也。藏陰脈也。如見遲濇知邪在裡之裡而乘藏也。此亦言其大法於二篇之末。以總結診諦之裡也。其實府又與府之經分表裡。藏又與藏之經分表裡。凡見浮數遲濇。又必審焉。然後知邪乘府乘藏。又各判然也。由此推之。至詳至盡。皆可極深研幾於無窮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醫之爲道。原卽易道也。仲景於醫尊之爲聖。讀易必以孔子爲集易之大成。讀醫書必以仲景立醫

道之極。此語想千古不移矣。

愚再繹辨脈平脈二篇。亦非後人妄分爲二也。蓋於辨平二字之義。未能深悉也。辨者分別之也。平者較量之也。平如平章之平。非平人之脈。如謂篇中盡言平人之脈。試觀之。何其言平人之脈十之一二。言疾病之脈十反八九乎。然則辨者。始條理也。分爲二。推至於無窮也。平者。終條理也。衡如一。究歸於不二也。氣有陰陽。邪亦有陰陽。病必分陰陽。脈必辨陰陽。故必分爲二以辨之。氣之陰陽有有餘不足。邪之陰陽亦有衰盛。病因而有輕重。脈必平陰陽。故權衡如一以平之。細玩二篇。洵是此義。不可悉舉。略觀大意可知矣。至於其文古穆簡潔。其義精微廣大。惟醫聖獨擅其能。非王氏所可贊之辭。合傷寒例觀之。亦自叨編次於六經論之首。先脈後證。先辨平乎脈以審證。後條列乎證以處治。次序亦未紊也。謹仍舊規。加以妄注。與勤求此道者共商之。